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文懿公摘稿卷之七

講章

三年八月十八日起講十九日講纂要代尤

道

三十六歲商湯嗣爲諸侯始居亳　商自契以來八遷湯始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諸侯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荅以犧牲粢盛不給湯使遺之牛羊復使亳衆往爲之耕其不祀自若有餉者葛伯殺之而奪其食湯始征之湯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奚獨後予徯我后

后來其蘇　契是商始封之祖方伯是諸侯之長征是正人之罪葛是國名犠牲是牛羊粢盛是黍稷皆是祭祀的品物餉是回家以酒肉送飯奚是何傒是待后是人君我后指成湯說蘇是死而復生商自契始封以來凡遷都八次至夏桀三十六年成湯嗣為諸侯始遷都在亳遂為有夏諸侯之長諸侯有罪的許他專征湯與葛是附近地方葛國的諸侯放縱無道不肯祭祀他的祖宗祭祀是國家的大事湯使人去問說你何故不祭他答說無牛羊以供犠牲無黍稷以供粢盛湯乃使人送[illegible]

他牛羊又使亳國的民衆去替他耕田種稻葛伯
也不肯祭祀只與往日一般亳衆耕田時有童子
以酒肉送飯葛伯殺了這箇人奪了他酒肉湯見
葛伯殺這無罪的童子纔方興兵去正他罪蓋湯
之征討諸侯自這葛國起手然夏桀之時四方人
心都叛背了湯去東邊征討則西夷抱怨去南邊
征討則北狄抱怨都說道湯何故先征別國獨留
我國在後我每被桀害已將死矣專待我君來
救我君既來其將死而復生乎湯之得民心如此
所以遂有天下成亡代之業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這是大學傳第十章說人君能絜矩以平天下的效驗詩是詩經南山有臺之篇樂是人心歡喜愛戴的意思只是語助辭君子是指人君說民是天下的百姓曾子上面說平天下在於絜矩此乃引詩說人君以一身居萬民之上須要得民之心然後可以保守天位那可嘉可樂的君子能盡絜矩之道把百姓的心做自家的心愛百姓與愛自家兒女一般百姓每因其君與之同欲莫不歡喜愛

戴也如兒女愛他自家的父母所以說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如何見得是把百姓的心做自家的心
盖百姓每心裏所同好的便是理所當好百姓每
心裏所同惡的便是理所當惡比如用一箇忠直
的好人在朝廷之上他必能引進一類的好人輔
佐人君行出恭儉寬仁的好政事使天下皆蒙其
惠這是百姓每所同喜好的君子便依着人心也
喜好他任之專信之篤諫則必行言則必聽不狗
着一己的私意憎惡他又如用一箇奸邪的小人
在朝廷之上他必引進一類的小人蠱惑人君做

出奢侈暴虐不好的勾當使天下皆被其害這是百姓每所同憎惡的君子便依着人心也憎惡他疎遠之放流之迸諸遠方絕其黨類不徇着一已的私意喜好他夫人君能以民心為已心使天下之大各得遂其所好遠其所惡如此則與父母之愛其光女真無少異而民之親愛其上豈不如兒女之愛其父母我這三句是曾子解釋詩意所以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嘗通考此章之義言天下之事莫大於用人理財必好惡聚散合乎人心而後治平可致然用

人〻又爲理財之本蓋人君所用者果是君子那君子之心公必能節用愛人人心既歸則財用不患於不足所用者果是小人那小人之心私惟務剥民奉上財貨雖聚而人心離矣此所以好惡尤不可偏也稽之往古若舜舉元凱而罪四凶於是天下咸服而四夷來王所謂好惡一出於公而為民之父母者也紂用蜚廉而棄三仁於是四海愁怨而前徒倒戈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而為天下之大僇者也由此觀之天命之去留實由於人心之得失人心之得失實由於好惡之公私有天下者可

不慎欤仰惟

皇上承

祖宗統緒之傳有父母斯民之責伏願念

天命之不常畏小人之難保一用一舍必求合乎衆論不恣己以徇私一賞一罰必思順乎群情不咈人以從欲外而百司庶府內而左右近習如其守法持正敢言極諫有愛君憂國之誠此即民心之所同好者也當推心而委任之使得以行其志如其阿意順旨希恩罔寵負欺君誤國之罪此即民心之所同惡者也當割愛而疏斥之使不得肆其

奸夫然後弊政可革治功可興人心可保其常慎天命可保其不墜矣然非誠意正心以勝一己之私則不能以一人之好惡爲千萬人之好惡非格物致知以通天下之志則不能知千萬人之好惡猶一人之好惡此用賢圖治又以修身爲大本也更乞視朝之暇頻御經筵以講明義理時召大臣以咨訪政務親閱章奏以博采群言使古今治亂之故日達於天聰生靈向背之由常關於聖慮則此心惕然必知敬畏當崇逸欲當戒而不敢肆意於游觀必知言行當謹威儀當正而不屑狎昵乎

群小由是吾身既修有以為取人之則而好惡用舍自不至拂人之性矣此實天下臣民惓惓屬望於今日者伏惟

聖明留意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這是虞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立法制刑的事如何說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象是立法示人如天象昭然可見典刑是墨劓剕宮大辟五樣常用的刑

刑流是流徙宥是寬宥帝舜制為常刑使人不敢
觸犯然上天垂象一般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傷
淫盜與凡重罪之不宥的若人雖犯五刑而情有
可矜法有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的
則從他遠去如水之流是因其罪稍輕而以此寬
宥之也如何說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鞭
是本末垂葦朴是夏楚二物金是黃金贖是贖罪
帝舜又以皮鞭為官府之刑夏楚為學校之刑凡
吏人不修職業生徒不率教訓的用此治之若犯
這輕罪而情法猶有可議的則許納金贖罪而免

其鞭朴也這五句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
如何是眚災肆赦眚是一時過誤災是出於不幸
這等的非是有心為惡情尤可矜也不流徙他也
不要他贖罪而直赦免之也如何是怙終賊刑怙
是有所倚恃終是累犯不悛賊字解做殺字這怙
終的却是有心為惡情所難容則雖當宥當贖也
不聽許而必以典刑鞭朴加之也這兩句或由重
就輕或由輕就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帝舜立法制刑之本末大畧詳於此矣然又說[illegible]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欽是敬謹的意思恤是[illegible]

欽恤刑之輕重取舍陽舒陰慘雖有不同

帝王之心惟恐議擬之間失於審察則無罪者
或至於濫刑有罪者或至於幸免所以敬而又敬
常常要念着這箇刑法而不敢任情肆意致有冤
枉無輕重毫釐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
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聖人好生之本心也臣
嘗觀堯舜之治天下兢業萬幾固無一事而不用
其敬儆戒無虞固無一時而不致其憂至於刑罰
將以戕人之性命惜人之肌膚故其用之尤不敢
忽當時明刑弼教付之皋陶可謂得其人矣而舜

必以欽恤之心主之於上蓋以輕重毫釐各有攸當若當輕而重罪及無辜固有乖於育物之仁當重而輕務為姑息亦有害於正民之義此二者足以致人心之愁怨傷天地之和氣不可以不慎也惟爾能敬畏夙勤不敢怠忽其詳明審慎既允合乎天討之公而仁愛忠厚又每行於常法之外然則民協於中而四方風動從不宜犯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休法式具備制刑有律而數之多出於寬恩聖後有訓而貽謀必主於仁厚

聖監成憲而無愆有司慎法守而不廢謀哉
孝宗敬皇帝惠愛民生尤重刑辟其欽恤之心眞可
與虞舜異世而同符也仰惟
皇上蹬初服以隆繼述之孝講聖學以求堯舜之心
伏願勵精政治舍己從人敬主於中而不以幾微
為可忽發先於事而不以逸樂為可安則中外臣
庶欽承德意爲君子者益思奉公守法而紀綱不
至於大壞為小人者罔敢背公沮法而刑獄可至
於清平帝皇之治將復見於當今宗社之休必延
綿於萬世矣臣不勝顒望之至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於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

這是虞書述大禹陳謨的事曰若是發語辭稽是考文命是文教敷是布祗是敬后是君克是能乃是難辭乂是治敏是速史臣將述大禹所陳之謨先說道我嘗稽考古時大禹之事當時大禹佐帝舜既平了水患定了貢賦東漸西被聲教四訖文教已敷佈於四海之內矣在他人必以為治定功成君臣上下[illegible]享大平之樂而禹之心惟知

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四數也於是又[illegible]
與許歎之恭陳善之敵以承於舜其所陳之說記
這人君處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柄孰不以為至易
也然君者所以代天出治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
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此為君之所
以難也人臣享爵祿之榮受股肱之托孰不以為
至易也然臣者所以佐君行政上而憂國恐政事
之未修下而憂民恐民生之不遂此為臣之所以
不易也若君臣一心夙夜敬懼為君的務盡其為
君之道而不敢忽為臣的務盡其為臣之職而不

敢忌君臣能克艱如此則政事自然脩治黎民自
然敏德蓋朝廷的政事如刑賞黜陟皆屬人君主
張而大臣相與輔佐之惟君臣克艱然後賞當功
罰當罪舉錯皆得其宜所以説政乃乂天下的百
姓至愚而神若朝廷刑賞黜陟皆合道理則人心
觀感興起速化於善自不容已所以説黎民敏德
蓋政事之脩民心之化皆自克艱中來也臣嘗論
之為君而至於舜為臣而至於禹可謂無以復加
矣然猶以為艱而不敢易蓋君臣之道難盡如此
可見為君難為臣不易正謂此也虞夏君臣必相

勅戒是皆可爲後世法矣恭惟

皇上以聖德受命任賢圖治蓋已知克艱之道矣今復頻御經筵講明聖學即大舜聖不自聖之心也所謂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之效將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慶幸

鄭伯克段于鄢 弘治十八年初與經筵講官擬四月二十二日輪講此章是日傳免自後孝廟不豫遂至上賓不及講矣

這是春秋魯隱公元年夏五月内的事聖人書之以明兄弟之倫鄭是周家同姓的國名伯是列爵中第三等這鄭伯名寤莊公僭稱克是以力勝人

之詞段是莊公同母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即今河南鄢陵縣按左氏傳初鄭武公娶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叔段夫人素惡莊公偏愛叔段欲立叔段做太子武公不從及莊公即位夫人請以制邑封段莊公說制是嚴險之邑不可以封夫人又請以京邑封段莊公從之號做京城大叔鄭大夫祭仲諫說京城太廣不合先王之制恐叔段據之為害莊公說毋心欲之安能避害祭仲對說必須早為區處若使如草延蔓則難圖也莊公說叔段據有大邑多行不義必自滅亡姑且待之既而叔段命[illegible]

國西北二邊之邑兩屬於巳鄭大夫公子
國家不可兩屬請除去叔段勿長其惡莊公說不
用除他禍將自及叔段又收兩屬的邑為巳私邑
公子呂又諫說叔段土地豊厚將得衆心莊公說
不義之人不為衆所親暱所積既厚必將傾壞後
来叔段整理甲兵將襲鄭國莊公乃命公子呂帥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人叛叔段叔段走入鄢地莊
公伐鄢叔段乃出奔共地孔子修春秋書曰鄭伯
克段于鄢盖叔段以弟篡兄罪固當誅然莊公懐
母氏偏愛之恨忘同胞一氣之恩授以大邑不為

善處縱使為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始雖強從母命
其處心積慮實欲陷叔段於罪惡所以專罪鄭伯
又以叔段強大如二君相敵以力勝之所以書曰
克且兄弟之義既絕有如路人所以不稱為弟而
直書曰段若使莊公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
奪之大義委曲承順而區處得宜防微杜漸而裁
制有道豈至斁壞天倫而得罪名教也我聖人書
此其垂訓之意至矣臣嘗論之人君之於族屬罔
主於親睦之偏而不可無裁制之義過於仁而無
義以為之撙度將驕縱極而禍亂作僭擬甚而

毒生於是乎情不能堪而法亦終不可貸始之
愛之適所以害之而不足以為仁矣必如舜之處
象封之有庳以富貴之斯可謂仁之至使吏治國
而象不得有為斯可謂義之盡彼莊公者不仁不
義固不足責也載攷漢事若景帝之於梁王始以
母后寵愛之故縱之太過賜之太厚金玉寶器多
于京師旌旗警蹕擬於天子故其心益驕其怨日
積卒用邪臣之謀犯禁撓法後乃窮治其罪過於
嚴峻而骨肉之好終不克全所以愛弟之心雖與
莊公不同而梁王之陷於罪惡則與叔段無異亦

惟不知其裁制之義故無以全其友愛之仁此皆
後世之明鑒也仰惟
皇上天資仁孝睦族有恩可以比隆堯舜然宗支日
繁民力有限常祿之給猶且慮其難繼無厭之請
恐未可以曲從蓋必杜其驕溢之源以為保全之
計而後能近守
祖宗垂裕之訓遠體孔子示戒之心庶社稷有不拔
之基藩國有咸休之慶矣伏惟
聖明留意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謂

中庸書名乃孔子之孫子思所[illegible]命[illegible]率

字解作循字脩是品節真德秀引中庸說上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各成一箇形質其理就賦與他比如命令一般於是人物之生箇箇稟得這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這便是天命之謂性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行的道路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等道理都性分中固有的這便是率性之謂道然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不

能無太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所當行的道理
又為之品節立箇法則如制作禮樂明倫行政都
是要世間萬物各得其所這便是修道之謂教子
思這三句言語乃中庸一書之綱領也

致語類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漢祠太乙上元紀令節之名周宴鎬京小雅
詠那居之樂頼一人之有慶華四海之無虞與物
皆春受天之祐匕匕

皇帝陛下光膺寶曆嗣守鴻圖齊德巍巍全備乃聖

神文武文心翼翼無淫于觀逸遊田布聲教於萬

方混華夷於一統獲茲厥歲載舉彝章植壁南郊

已陳成於大祀奉觴東內甫致孝於燕闈爰肆綺

遊衢將火戲珠星璧月輝煌不夜之城蜃海鰲山

幻化無邊之境備既醉太平之福樂來遊豈弟之

慈雲上天需玉食享大庖之獻雷出地豫金絲喧

法部之音人心盡仰夫九重天意永親夫一德三

稱萬歲延闔靈嶽之呼一刻千金少盡清霄之樂

臣等欣逢盛事叨備從伶冀悅威嚴敬陳口號

春霄如晝月初圓内殿張燈簇綺筵鰲極遠連滄海上虹橋高映綵雲邊霏霏烟霧香浮鼎隱隱雷霆樂在懸聖主憂勞方此宴山呼處處祝堯年

元宵節

乾清宮

坤寧宮並宴致語

伏以地天交泰播和氣於陽春日月雙明揚清輝於元夕仰宮燈之宵樂賞治化之新䜩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勵往法天帝德淵懿純美祈貌

仁舜孝王心允塞同符於禹儉湯寬恭惟
皇后殿下學法坤元質惟天妹母儀赤縣夏啟有賴
於塗娥子育蒼生文武允資於姙姒際虎變龍飛
之運紹關雎麟趾之風陰陽理而品物咸亨內外
正而家邦底定爰因令節特啓華筵霎近蓬萊儼
神仙之慶會燈燃火樹爆錦繡之交輝壽觴舉而
百戲共呈天樂張而八音並奏洋洋盈耳豐年有
調笑之聲聲聲當空治世謌禎祥之氣莫不敬莫
不悅莫不尊親惟四海聲名之洋溢使多壽使多
福使多男子願萬年福祿之攸同臣等恭曆丹暬

之斑微效華封之祝載陳鄙句仰助宸歡　深宮
歡宴慶良宵璧月團圓傍紫宵千丈綵棚當寶扇
六宮珠翠擁星橋簫堦春昇光風轉椒寢天連瑞
氣饒文武興周任姒聖萬方翹仰大明朝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嘉靖五年

伏以萬燭當樓值三春之令節一人御極慶四海
之昇平華宴初開壽觴載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剛健法乾聽政惟勤宵衣而
旰食養心以樂行日此而月將臨高宴嘉靖之休

文武弛張之道乃當元夜載舉舊章火樹星橋
[illegible]燕川於海上覽旌寶炬迓鳳輦於雲中樂與民
同福惜天保管絃迭奏嗎遐邇之歡聲燈月交輝
翻乾坤之佳氣臣等幸逢清世德仰餘光願切嵩
呼祝萬年之
聖壽仗僻聲誦陳四韻之俚
紫禁清宵萬燭然
天顏有喜坐瓊筵絃歌韻迆風初度臺殿光多月
正圓遊豫俯同民庶樂太平方聽頌聲傳鎬京春
酒常開宴周曆應過八百年
章聖皇太后聖旦宴致語

伏以春日載陽四海慶長春之節壽遊誕啓一人
竭介壽之誠喜溢宮闈歡均臣庶恭惟
章聖皇太后陛下質惟天好道協坤元聖德難名擬
周家之姙姒母儀不忒陋宋代之高曹耀光上應
於軒龍仁瑞遠符於麟趾有 聖人而為之子以
天下而養其親值茲暇悅之期特舉稱觴之禮風
和日麗喜陽德之方亨 舞佾歌見物情之大順
絃管備九成之鳳律堦墀識五色之龍章孝本以
心假德難狀於九叙為能 位孚年筭卜於千
頻頻添滄歷之筭歲歲開瑤池之宴臣等叨塵法

韶華際昌辰敬賡擊壤之歌用效呼嵩之祝恭惟

景纖和日晏温束朝介壽酒盈罇九重欲報劬勞

德萬姓同霑濩宥恩添後海籌應滿屋生來鄒悅

尚燃門明年此日稱觴處定擬含飴弄聖孫

章聖皇太后聖旦恭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天開壽域老人增寶婺之輝春滿慈闈仙母

陳瑤池之宴臣民共仰遐邇均歡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挺德業日新聖政乂而萬國咸寧

皇極建而九疇攸叙文王有毋思齊歌大雅之詩

虞舜尊親至養遂聖人之願懸帨值長生之節稱觴致介壽之誠惟愛敬之交通宜獻酬之備舉嚐飛倉褭送駝峯麟脯之珍韶樂聲中見獸舞鳳儀之瑞信矣母慈而子孝昭然地察而天明臣等叨與從伶幸逢盛世仰九重之春色欲助宸歡撰四韻之俚言敢塵聰聽

春晝深宮設綺筵仰承慈闈樂無邊花飄異馥薰簾幙鳥弄歌聲雜管絃至孝偏隆天下養遐齡欲並洞中仙今朝再獻南山曲戲綵應為萬萬年

[illegible]與皇太后荅

皇上宴致語

伏以文母思齊錫祉受萬年之命重華至孝寧親得四海之心宴以示慈善宜有慶禮屢行於宮掖化益被於寰區恭惟

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德乃日新膺知聰明皜皜乎不可尚已文章功業蕩蕩乎無能名焉劬勞欲報夫親思齊粟必供夫子職虹流電繞聿當初度之辰乾始坤生載念誕彌之月式陳華宴仰慰慈顏南極老人絢祥光之高燭西池仙母注壽斝以相酬

蟠桃薦蓬萊之珍廣樂聞鈞天之奏有是母乃有
是子年年承長樂之歡願多壽而更多男處處效
華封之祝臣等欣逢盛世叨備從伶竊賡天保之
詩特致嵩呼之意　呼嵩佳節嘯聲頻紫禁天高
爽氣新環海傾心歌聖主瑶池送喜仰慈親雲韶
奏罷來威鳳仙脯傳時擘瑞麟萬國從今開壽域
八千秋更八千春

中秋節

皇上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宇澄鮮萬里仰中秋之月慈顏怡豫一人
恭上壽之儀美景難逢歡聲初沸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齊莊中正勤儉慈仁懿質俔天嗣
徽音於姙姒柔儀法地並逸駕於塗娀德儷先皇
慶鍾聖子千秋萬歲方坐閱乎太平四海九州宜
永安乎至養當此月華之盛滿乃維秋氣之平分
桂魄團團轉玉盤於銀漢椒塗嚴邃陳綺席於瑤
池九奏春容八珍聯絡鏗金戛玉恍聞緱女之霓
裳炰鳳烹龍美甚仙家之麟脯恰又是佳兒佳婦
誕節相連再相宜此日此時稱觴為樂蹁躚綵袖

周旋黼座之傍瀲灧金波滿注瓊巵之內想處處
謳歌稱至孝願年年歡賞似今宵臣等供奉黎園
奔趨楓陛清輝照夜每叨被手餘光慈壽齊天欲
永綏乎福履敢陳俚句仰助宸歡　氷輪初出五
雲邊良夜璇宮設綺筵至孝欲崇天下養慈親元
是女中仙　十分端彩當樓閣萬國歡聲沸管絃但
願年年當此夕聖心常樂月常圓

萬壽聖節致語

伏以五百年而生聖哲丕承莫大之基八千歲以
為春秋茂衍無疆之慶方高張於綺宴共遐祝於

帝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應曆挺生有電繞虹
流之瑞受天眷命協龍飛虎變之占運際豐亨年
方鼎盛誕敷聖德舞干羽於兩階盡撫周邦執玉
帛者萬國維此長生之節盖當極治之時郁郁祥
雲常盤旋於紫禁葱葱佳氣每簇擁乎彤闈大開
錦綉之筵彷彿瑤池之會龍笙鳳管頻催萬壽之
觴火棗交梨迭獻千年之果飲箕疇之五福應華
祝之三多純佑益隆綿延不替家家户户喜壽域
之弘開歲歲年年保聖躬之康泰臣等幸生清

世叨與從伶仰奉宸歡傾北斗以斟春酒敬陳俚

句續南山而采民謡　秋來南極麗層霄冠佩歡

呼擁聖朝壽斝滿斟浮沆瀣宮懸並奏協簫韶籌

添海屋應無筭茂比椿齡永不凋四海人人沾福

澤華封隨處祝神堯

千秋節

乾清宮

坤寧宮並宴致語

伏以乾稱父坤稱毋兩儀並立而萬物咸亨日主

陽月主陰二曜代明而四時[illegible]慶壽筵之高啓

舉春酒而同斟喜洽　宮闈歡騰海宇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授德政日新言有物行有常是以
家齊而國治功已成治已定宜乎禮備而樂和恭
惟　皇后殿下貞靜自持柔嘉維則宜家宜室嗣
太姒之徽音維肅維雍配文王之盛德千秋令節
年年巧遇中秋　萬壽聖君永永同躋上壽九奏
設稱觴之宴二南陳正始之風寶婺當空光彩遙
連乎南極雲旗耀日神仙慶會於西池儼龍袞之
端居絢鳳冠之輝映冰甆碧藕牙盤內仙果成堆
麟脯猩唇御庖中珍羞雜進珠翠紛紛呈舞隊宮

商綫綫囀歌喉和氣春融咲聲雷動共仰着帝如
天后如地咸蒙覆載之恩但願取福如海壽如山
常作生靈之主錫胤協熊羆之夢且有百男詒謀
應麟趾之祥可傳萬世臣等叨塵法部幸侍禁庭
俚言竊效於三呼異寵覬蒙乎一咲　銀漢輝煌
寶婺懸內庭華宴聚神仙難逢美景秋方半可愛
清光月正圓壽酒滿傾金掌露舞衫輕拂玉爐煙
從今屢獻長生曲二聖齊眉萬萬年

中秋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九十日秋光將半美景難逢三五夜月色初圓今宵花勝當此太平盛世宜開賞翫華筵仰奉

宸歡俯同民樂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之命如月之恒有三皇五帝之經綸嗣一祖七宗之曆服驗雨暘之休咎恒省夫歲月日時知稼穡之艱難罔淫于遊畋覩逸乃若四海熙廣之際萬幾有暇之餘坐對氷輪仰瞻銀漢固可挹清輝而澄志慮何妨假宴樂以息疲勞雉扇初開寶鑑乍依於寶座鸚觴載舉金波滿注於金臺管絃寫玉笛之聲干羽效霓裳之舞蟾入河而

不浚兎擣藥以長生處處被皇風何止方千里者九人人祝聖壽嵩呼萬歲者三臣等身處掖庭職叨樂部無以奉吾君樂將如此良夜何敬獻工歌仰塵天聽

玉宇瓊樓灝氣清御筵歌管送金觥月當今夜十分滿節到中秋萬寶成桂殿仰看蟾兎影梧崗遥聽鳳凰鳴天心眷佑天顔喜環海人人賀太平

重陽節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高氣爽逢九日之良辰物阜民安值三登

之樂歲盡南面奉親之孝獻東朝爲壽之觴喜溢
宮闈歡騰都邑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殿下天資窈窕坤道含弘德協二
南允矣女中賢聖身膺百福宛如天上神仙誕育
明君丕承大統竭一心之敬愛報九我之劬勞節
屆重陽時維秋季授衣納稼方歌大有之年泛菊
褰萸載講登高之禮回陽春於飈館駐美景於瑤
池炰鳳烹龍備九鼎八珍之共音鏗金戛玉極五
音六律之諧和祝明年強健勝似今年願一世太
平延于萬世臣等執伶官之末披綴殿陛之清班

輙獻俚言仰塵聰聽　登高故事說重陽聖主承
顏舉壽觴插髮幾枝萸實紫當階萬朶菊花黄生
蘂迭奏歌聲綫珠翠繽紛舞袖長子孝母慈真樂
事華夷處處頌吾皇

冬至節宴

昭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律應黄鍾四海慶履長之節祥開紫極一人
致獻壽之誠美化風行歡聲雷動恭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懿淑俔天安貞應地恭
勤儉約正六宮之儀刑福壽康寧閱三朝之熙皥

挈神器歸於真主措海宇安若泰山當此一陽來
復之朝王佐萬邦無虞之際鴻鈞氣轉吹葭動六
管之灰化國日長刺綉添五紋之線獻襪承綏乎
福復稱觴用悅乎慈顏包鳳烹龍陳天廚之珍味
乘鸞駕鶴集蓬島之真仙盞斝序行絃歌迭奏臣
等叨備從伶之末冐勝祝聖之情仰助宸歡敢陳
俚句
暖律初回又一陽九重
天子慶慈皇瑤臺共仰祥雲見宮線方隨化日長
蓬閬景中開綺席笙歌聲裏獻霞觴吾君仁孝通
天地壽域弘開遍八荒

啓祥宮

兩宮並宴致語　嘉靖乙未冬作也

伏以寶殿告成表　禎祥之肇啓　壽筵並設諧

慈孝之相孚惟孫謀賴豐水之貽故宴樂同鎬京

之盛繇禮創行於　大內歡聲洋溢於衷中敬仰

純皇麟趾衍多男之慶蔦生　獻考熊占恊吉夢

之祥薦矣　舊宮鬱然佳氣文孫天挺紹　大統

而作　君師　聖德日新永孝思而尊

祖　禰乃一新於輪奐實追念其本源　嚴龥不忘

瞻羹墻之如見　休徵未泯煥虹電之交輝奉

兩宮並坐於一堂愛由親始祝　二聖同躋於萬壽

文與情俱性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有莘俔天備二南之淑德無

疆應地闕三世之升平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

塗山相禹克生繼志之賢大姒興周茂迪丕承之

烈當甲觀更新之日享　宸居至養之尊　侍膳

禮嚴見　龍樓之早闢宜家道洽仰　鳳輦之同

來獻春酒以介眉壽仙掌上分來玉露覩雲旗之

翻畫影禁苑内移取瑤池十月陽春由至和而醖

釀　萬年景命以　孝德而凝承臣等莘際昌

辰吻居法部鋪鞭鼉鼓隨舞隊以鏗鏘鳳管鸞笙

聞歌聲而縹緲心誠願祝嵩極鄭言惟祈　考室

攸寧遂見　前星之耀　含飴自適益隆　長樂

之撒敢獻俚言上塵　聰聽　西内深宮從一新

絃歌聲裏宴初陳　壽觴雙舉　慈顏悅和氣交

通　聖孝純　天從啓祥延永祚　皇帷建極福

臣民周年八百何勞數寶曆應過萬萬春

記類

補菴記

京口費先生官大學几年于茲矣其始至也覧堂之後西北隅有隙地可菴焉於是斥而營之垣而圍之斗室肩墻可琴可書落成之日先生以補名其菴模範之隙退食之時經於斯臾於斯出入於斯客有過先生者拜而請其義曰自古在昔所以名菴者多矣若胡忠簡公之以澹朱文公之以晦其義槩可知已先生之菴以補名補云補云何取於補也先生應之

曰菴必有名所以自況也所以自適也所以自期待也予朝夕優游不願乎外自念夫有生於天地之間農者耕焉吾得而食之桑者織焉吾得而衣之工者器焉吾得而用之賈者通焉吾得而資之惟研覈今古日盤桓於是菴之中假則綢繆其户牖補葺其罅漏自適者如是是之耶爾客復進曰先生自道也先生之補殆不止是也然則先生之所補將曷補耶予知有補於義理者焉有補於士類者焉有補於天下者焉盖先生以名世之才爲任重之器其始官翰林也載筆玉堂以文字爲職業綴緝聖人之遺書而補

其闓器如求廣微之擬華黍白樂天之續湯征則有補於義理也迨今官太學也雍容璧水宗主教化刮磨洗濯天下士而補其不足如陽城之以忠孝勉諸生胡安定之以體用植人材則有補於士類也至其位槐庭而調梅鼎可旦夕冀耳則又將謀王斷國納誨論思上有益於吾君下有益於吾民如仲山甫之補袞汲長孺之補過程御史之補闕則有補於天下也義理微矣而先生補之士類多矣而先生補之天下大矣而先生補之然則先生之所補豈曰小補之哉補菴之名先生豈徒然哉先生向以語於予者豈

但若彼而已哉先生笑而頷之若有契於其心者湏史客去宏因退而記其語

向陽書屋記

歲丁酉春京口貴先生由翰林編脩遷國子司業惟時會重脩國子監殿堂門廡煥然改觀而堂之背為司業署者舊矣先生因葺而新之為書屋若干楹南方臨諸生已則委蛇其中焉屋之位南南方在先天之卦位為乾在後天之卦位為離離陽位也故其屋以向陽名也而日者陽之宗君之象向乎陽即向乎君矣此向陽之所以名也不曰向君而曰向陽者何

也君之清光不得非時啓邇而日則往來於屋朝夕與之俱有忠愛之誠者而乎日必能心乎君也屋之中無尤物焉緊書千餘卷先生於是書譬之河海然既已涉其流而探其源譬之蔬菓然既已採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矣然而好古之心老猶不已種學續文日大以肆向君之誠根於心而寓之書者未嘗斯須替也端居書屋之中或讀易至乾則思夫吾君之剛陽之剛也向之之心惕然矣或讀易至離則思夫吾君之明陽之明也向之之心惕然矣故朝焉而向夫陽則運甓以惜崇伯子之陰夕焉而向夫陽則焚

膏以繼昌黎伯之晷夜焉而向夫陽則坐以待姬公之旦而須東方之明將以其所得而施之踐履也雖然孔子有言曰仁樂山智樂水蓋仁者之重厚與山類智者之周流與水類故其所樂在於是也今先生之道方事實與陽之剛者類察微知著與陽之明者類色溫氣和與陽之和者類正考亭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東萊所謂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者也其向乎陽而心乎君者固宜其以向陽明屋也亦宜嗚呼使世之居梘棘者惟陽是向居臺諫者惟陽是向居藩臬者惟陽是向居郡縣者惟陽是向居

閫外而擁貔貅者惟陽是向與夫百爾有位皆能心先生所向之心則泰階之平可萬世保矣宏無似辱從先生游嘗以是跪進於先生蓋欲以筆舌毘燮先生之心使不至莫落耳先生奬而誘之曰子之言是也亦有負瞻之愛者乎何其形容之善也其筆之以爲同志勵且予向陽之心或因是亦有所起宏以言之蕪穢不足補先生之所須讓之數四不獲退而竊喜先生名滿天下如宏之賤得托名於屋壁之間幸矣因書以爲記

天下之有賢人在一郡則一郡重在一邑則一邑重寧獨如此而已其流風餘韻被及後世猶可以興化而善俗傳曰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信拭今夫平居相與語古今論人高下必及其言行之詳與鄉里之所在曰某某某有某善其人何許人也若其地多賢不乏則欣欣負德色否則必有恭無人之誚而言者亦且氣短而色沮矣夫賢之多寡於已何預而人每相誇耀相詬病於此可以見秉彜好德之良心而賢人之重於天下後世也歲丙午應山令王君述以職事京師謁予而告曰應山故有四賢堂四賢者趙宋時

鄞人宋氏兄弟邑人連氏兄弟也堂始建於元獻公之孫義年逺述承乏時中間不知幾廢幾興而復廢矣前規不葺後觀斯替其為此懼亟庀工新之増㢑而崇𡍼下而高經始於某時落成則某時也語次復出文一篇曰堂之始建譙國張公文潛嘗為記之今先生名𠊱視譙國過之述重脩以垂不朽敢有請焉予謂四賢以文章節義表名當世而增重郡邑蓋一代之傑然者昔堂之建以應山之俗由四賢而化也乃今新之豈美觀是侈四賢之遺化是繼耳禮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茲堂也其亦所以

教民之德乎是邑之人樂祠守之邑新拜廟貌之尊
嚴將必有稱其流風和其餘韻而興起焉者曰某也
是昔之以文章立朝者也某也是昔之以節義守巳
者也於是進者益篤於文章之脩窮者益勵其高尚
之操應山之俗與堂而俱新可卜矣嗚呼崇禮教以
化百里之民是惟有司之職而移風易俗吏之所能
爲也王君新是堂於政脩人和之餘民不勞而事集
固足以見其能矣刻堂之一新而與化善俗胥此焉
出不亦美乎世之綰銅章佩墨綬遑遑飭厨傳以悅
人繕廟剎以佞佛者視斯堂之新其損益何如也柔

既慕四賢之著於鄉而又多吾君之善於政而堂不爲徒建也於是乎書若四賢履歷之詳則有國史若譙國之記在

龍塘書屋記

泝贛江而上抵萬安界中有小水入于江者曰蕉川又泝蕉川可十里有小水入於川者龍塘之委曲也復行一里許群山環合如小邑之郛其秀而並列者如筆格美而橫者如蛾眉首昂而尾伏者如怒猊項銳而肩豐者如菡萏而群山之間有瀦水汪洋然方廣百畝如鏡仰如膏渟小石島突出其中叢竹冠之

如磬浮如龜曝山磎之注是者數其絡得老陽之策而其傍秔秫之疇仰溉以有成若畝以千計是即沂謂龍塘也而蕭氏之書屋在焉書屋之西山下蕭氏之族屋焉蓋自其居東望則山之西折而北而東而南馳入于水涯者宛如龍然其島之突出而浮動又如龍戲其頷下之珠也故塘以龍名或曰堪輿家以山之左蟠者擬東方蒼龍七宿茲塘北涯之山實蜿蜒蕭氏所居之左而塘又與山屬也故名云初蕭氏世家龍泉之尚洲至唐北金紫世範之子諱卜孚宗希宗者始卜是地自尚洲徙而居之遂即其龍山之

尾建屋藏書以待子孫之願學焉首由其居而游此
不數舉倏已半其齋中與古之因門闢塾奚以甚異
凡龍塘之山與水居者鍾其秀而學者攬其奇東西
相望彼此負勝至於倚檻瞻眺臨川瀦沫清風徐來
縠皺鱗甃取硯以滌濯纓而歌鬚眉可燭魚鳥馴狎
雲影晝徹月華宵浸虛明滉漾睨與心會俯仰各足
非喧非寂則書屋於塘之勝得三之二焉矧茲塘之
水其行而有漸有蒙之象也而教者以之其虛而能
受有咸之象也而學者以之說而相益有兌之象也
而朋友講習者以之希宗甫之貽謀固甚遠矣希宗

之後數世繼以萬三萬六萬七昆季而屋之敝者一新中更多故嘗廢矣又數百年端雲雲巖父子相繼而起講堂燕坐庖庫門廡之規輙復其舊然久無以文學顯者雲巖之孫莘夫先生蚤有志大振其宗亟從而脩飭之其孫升榮由是登甲科游翰林拜御史以其嘗學於是者出而用于時志高行古居然遠到之器重豈非龍塘之靈欝之既久而將大發于今歟豈非蕭氏之先爲善不倦報之雖遲而將綿延於後歟頃升榮語予故欲爲記之曰戚我蕭氏之子孫繼自今而學者不忘其始而不懈其終也噫以蕭氏之

大據龍塘之勝而所以啓夫後之人者且有藏脩游息之所其始創不論也旣而葺葺而廢廢而復葺歷世數十累年數百至升榮乃始獲爲學之利焉余益信夫爲裕後之計者在慮之長持之久不可懲一動之無功而遽厭且怠也觀升榮之先者由是有所徵而信繼升榮之後者由是有所慕而興雖龍塘之靈亦由升榮而顯是烏可以無記乎予升榮之同年友子孫將世講焉於記是也又烏敢辭

寶坻縣重脩廟學記

寶坻之廟與學不葺也久矣梁桷朽腐蕃拔級夷黝

堊形蘇漫漶陊剥而又重門未備過者弗肅齋庖未潔祭者弗虔退息無所教者弗勵惟是邑密邇京師風被聲教瀕海衍沃既庶既富遭令之賢而有志于學則士喜而奮民樂而趨事可旬月而集也然棄儒從吏孰念其源右政左教孰敦其本故雖飲於斯射於斯考業勸且懲於斯釋菜若奠於斯而皆佯盲蓄[illegible]苟且從事卒以其敝壞遺後之人磁人武侯尚信蓋賢者也以弘治丙辰來為令方視學謁廟之初即仰而嘆曰廟以祀吾師孔子學以養吾師孔子之徒也微吾師之六經則三綱奚以正九法奚以叙微吾

師之徒抱遺經而誦且習之則正者從而傾敘者從而數矣教道之所闕若是使吾於是而無志焉吾則誰師吾則誰之徒也越明年政漸有緒乃奮曰吾可以有為矣以春二月丙申經始之有謂侯春秋之法凡土功不時則譏譏防農也侯曰吾固知之然有託焉禮不曰建國君民必先教學也乎於是庀工聚材並手偕作作之幾百日為五月辛酉而功告訖內飾精麗外隅完密凡今之新者舉加于故故所無者乃今有之其勞其費亦大矣樂其成者入而問之侯侯曰非吾之能吾民之好義者有助焉出而問之民民

曰吾侯爲之而吾弗知也即學而質之士士曰民之言然然侯之舉是爲吾士也則不可以不知使侯有舉而無述與昔之佯簡蓄撮者俱就於湮没而誰其思之而誰其嗣之因相與礱石請於學之教諭齊君濟周司訓歐陽君源呂君昂來求予記予謂侯以儒飾吏達于本源且勇于有爲庶幾知禮之經春秋之權者遂不辭而爲之書

道鄉書院記

書院在無錫縣泰伯鄉之塘莊縣人鄒君顒之爲宋道鄉先生忠公而作也公諱浩字志完哲宗元符中

爲右正言隨事論列併時相章惇三上章疏劾惇罪會賢妃劉氏立爲后公極疏其不可惇乘間排詆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官歷遷吏部侍郎時蔡京用事悍黨也知公還朝奏劉言諫草已焚使人撰僞疏坐公誣謗於是再責衡州别駕永州安置尋竄韶州五年始得歸乃以道鄉自號蓋公之殁于今四百年矣顯之則公兄子棪十有二世孫有志趾公之美而因以公謚爲名其築塘莊之第一堂一齋必以脩身正家類之於室之將築首爲廟以祀其先禮也旣而嘆曰吾鄒世望晉陵自委遡源惟公之故吾烏

敢忘也吾拘于禮固不得加公于廟祀之上然吾聞禮以義起吾取諸祀賢教德之義而以公爲吾黨之先師不亦可乎遂於堂之西配廟以塾塾深百步乘其中之隙爲堂以妥公靈而其翼廡通塾中儲書萬有餘卷既成統以道鄉書院扁之五子諸孫實朝夕弦誦于斯僾然肅然如公之見且延名士正賓席展幾有如田晝者來游其間而公之世德嗣續不墜此其志也主客錢君世恩於顕之爲子婿問以其事語予而求爲之記嗟乎秉彝好德人孰無是心哉惟膠於權利而不能自拔始有醜正惡直不顧得罪於名

教者皆章察之於公是也然公之方斥王回等以之
祖公之非未嘗惻恨爲冊子者亦欣然載公避貶謫
地乎取公一錢此可以見人心之同然矣故自公歿
後思公者與其黨皆已響滅迹熄而公之言論風采
愈遠愈彰凡公平生所至如新如求如韶且有幸其
來悲其去思見其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況道鄉
爲公父母之邦顯之爲公同室之窩其欲俎豆公于
賢人之間何足異也雖然昔有嘉良臣之烈思識其
子孫者公之子孫至于今不絕亦子思之足慰矣而
文有賢如顗之者能旁推遠紹留意於宗祊禮文之

事君子之澤吾不謂其五世而斬也而覬之之志寔欲以忠孝之業成其家而風其宗黨彼以虛聲而籠俗譽何如也其行之成效之見由一家一鄉而達之四方其不有慕公而興起者乎然則書院之關於世教豈小小哉是不可以無記故書之以告來者

琴鶴遺音記乙丑夏六月

寶應朱君升之以地官主事自南京來奏其三載之績謂予昔有斷文一日之知也乎一卷曰琴鶴遺音而屬爲之記予曰聲音之微妙至矣其入乎耳感乎心有不可以口述而言傳者譬之於風與影然之而

不能留也捕之而不能執也吾子於言者之音欲從而記之可乎而況所謂遺音者亦僕之餘寂無留響欲從而追記之可乎然而吾子必有得於斯也請試以意言之而予以意聽之可也於是升之作而對曰此先大父謦欬之餘家君傳之爾乎常若有聞而予小子惴惴焉懼其久而不傳者也蓋先大父諱琳字楚琦天資邁爽標格峻整紛華盛麗不能入乎其中惟是二物者偶與心會因取其材之中於譜而相之合於經者蓄而玩之窮經觀史之暇輒據槁梧環求絲一再搏拊於以禁止邪心而涵養正性發舒志意

而詠歌太平愔愔乎采蘭之齒也雍雍乎薰風之暢也既而新聲間作清徵中奏則胎仙有感而來集矣延頸舒翼且鳴且舞應節赴會若解宮商或秋高露下夜漏將半戛然有警聲徹寥廓不覺披襟起坐呼燭拊絃或攖或釋以寫其嘹亮飄揚之韻於是樂之終身不慕進取遂以琴鶴道人稱之其高尚廉退之節擬諸古昔庶幾戴安道張天驥之儔匹也及先大父謝世家君恭甫勉承往訓以息有司之求乃領薦書歷壯縣在鄞在長陽在江陵清慎一致釗囊無長物則又仰法于趙清獻簡易之規而於先大父所未及

試者將以推行而充廣之不敢忽且忘焉雖然世更則澤熄歲遠則念移微先生之言何以昭德音於不忘永孝思於無已予小子亦奚所據依而自勵耶予見外之篤學嗜古其文詞已駸駸乎作者之列以爲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孰知爲之先者其賢固已然乎夫道人之於琴鶴所謂寓意於物者也洗箏笛之耳而遠慕乎澹泊純古之風息鷄鶩之爭而獨適乎清遠閒放之趣使其列於位著見於猷爲將民愠是解而聲聞於天豈肯營營擬擬苟利其身謀而已乎若江陵其亦善繼人之志者矣而其英騰茂

大振於時則升之之責也吾聞琴之古者其聲蓋和可以升奏於廟堂之上而老鶴胎化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甸以數論之其在升之無疑矣尚勗之哉

山東察院題名記

以御史監郡始于秦而漢因之至唐乃有巡按之名九條六察其法意蓋無甚異然元封之中止垂拱之紛更皆未及百年而遽變未有若我

皇明之制可以萬世而無弊者也粵自

高皇帝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既成而出巡之條格於是具備兩畿諸道歲有常遣蓋已百二十年于茲矣

而山東察院故未有題其名氏者弘治乙丑四明金君性深以才御史奉命而來脩明憲度百廢具興以爲此亦缺典也爰屬濟南守安成趙侯廷實討諸故牘由君而上僅得五十人既礱石刻之因走使京師請識其始予素知君君豈汲汲於名哉顧惟國人論世存往詔來前事或可以師而前車或可以監故雖邑丞書記在簿領筆札之末猶不忘前政將以備異時文獻之徵而況風紀耳目之司昔人謂其功可百於他吏者則牽連大書圖久其傳是未可以爲細故而後之也盖天下之勢譬則人之一身其精神息脉

表裏上下實相維繫而必使之流通輸布無所壅底然後四體安和可以久生而無患此必然之理不可易也然自封建之制不復而時巡之禮亦因以廢人君深居高拱其視與聽每以遠而多蔽所恃以承宣其令而致之民者莫親於郡縣之吏也而民之所恃以致其情于上者亦然然而豈惟不能致之人從而壅閼焉者居多如是而欲天下之流通輸布而無患也不亦難乎惟御史為吾君之耳目而其出也實假之以時巡黜陟之權故一歲之內一方之大弛張廢置惟其所聞見而未嘗以文法拘之即藩臬大吏猶

沉滯遠亦惟其臧否之視況其下者乎於乎其任可謂重矣使當時任者果其人也則激揚之下風裁凜然狹民者有所畏而不爲愛民者有所恃而能立其爲利不亦博哉此所謂可師者也萬一非其人焉則其爲害亦有不可勝言者而所謂可監者是也凡人之自待孰不欲爲可師而或陷於可監焉者惟其無所警焉耳然則茲石之在東藩未爲無補而予之記之固不得辭也於是乎書

三一居士記

同知太平郡事平湖屠公元明自號爲三一居士其

子武庫主事奎來求予記卷首大書則少司寇白洲
李先生之手筆也公以鄉進士初授武昌推官未幾
陟建昌同知以母憂去服闋乃改太平自筮仕以來
官再轉而任三遷皆一身子處未嘗以家累隨用是
有三一之號由中庸之道論之公所處疑於過高而
在易亦有苦節不可貞之訓然世衰俗薄士君子往
往爲妻妾之奉而喪其本心如梁冀之居第馮球之
首飾窮奢競侈雖玷行殞身而弗卹蓋其尤顯著者
即賢如王旦素以儉約自持而花藍火篝之玩不免
動心於姬侍既具之後則吾人守身之法又豈可以

立異爲嫌矯枉爲病哉此王仲子陶元亮張靖崖所以卓然獨立而公之高自標榜固不得以好名訾之也況節每移於晚而守或變其初如公之久而不渝誠可以爲難矣予嘗以事過太平入公廨宇見其四壁蕭然如禪室如逆旅如環堵布衣之士其守周公紹立以得公爲佐自慶郡之人士莫不憚公之威嚴而愛其惠化之洽也既而訪諸建昌其人士皆曰公良吏也無異詞焉訪諸武昌其人士又皆曰公良吏也無異詞焉蓋公之在武昌嘗辯誣發伏治獄必情之得人服其明以爲神在建昌值益王就國之初內

侍籍富民抑配子錢能以理諭止之威名遂振嗟夫明出於公而威非厲不立由公之治狀觀之可以見清心潔已實莅官行政之本而三一之號豈無其實而飾其名者哉公雖屈於甲科而所至有声在武昌已用㝡荷褒嘉之勅贈其父西溪公如公初階封其母龐配陸皆孺人武庫及其弟進士壵方以清才儁器見重縉紳天之所以報公亦稱其所施矣而武庫又能勉繼家声汲汲張公之美嗚呼震有秉而楊氏之業不衰質有威而胡氏之名不替是尤足以為公賀也武庫為已未進士於予有斯文一日之知予亦

因以自賀焉

節義堂記

楊爲吉水著姓其先有諱用能者今希賢甫之五世祖也起家蒙古學正勝國運終起義兵保鄉里没于兵鄉人至今德之故其後世世以讀書執禮爲事而有節義之風焉希賢之曾伯祖諱昺原昺原早世其配李年二十有一其孤子恭甫三歲李孀居撫子恭卒克有成洪武中詔旌其門而希賢之父諱弘潤弘潤卒時其配過之年如李而希賢之年如子恭過噎指誓不忝其家世卒如其言至希賢子恕復早喪子

婦李氏年二十餘抱孤女孀居者亦且十年于此矣
盖楊之婦以節著者三人焉希賢之叔祖諱濟之尚
義輕利歲戊子嘗出粟累百助有司賑饑恩授之品
官乙巳丙午歲邑復大侵有司下勸分之令時閭右
爭匿財而希賢復毅然應之意欲辭品官而請追旌
毋邊之節以例不可乃止盖楊之以義稱者二人焉
嗚呼何楊氏之德其盛如此也節義人之大閑也然
昏於利欲者多矣富如文君甘受當壚之恥文如蔡
琰不免胡騎之辱至若積而不散則朱公子以殺其
身石季倫以殞其身而不卹視楊氏之事不亦可嘉

矣哉東漢二百年列女見於傳者十有七人其以節著若僅足以視楊氏之數而孝武之世獨卜氏欲父子死遏輸財縣官後雖尊顯之以風百姓卒無應者而楊氏先後以義稱者又或過之然則楊氏之德不亦重可嘉矣哉矧三節皆女婦二義皆齊民也世之自幸爲男子者死生之際靦佖佖俔俔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而自分爲王公大夫者於取與之際乃能熈熈攘攘援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焉是又楊氏之罪人也夫節義之事昭乎與日月爭光巍乎與泰華爭高凛乎與秋霜爭嚴固無庸於言也而節義之堂則

楊之子孫歌於斯哭於斯不可以無言故邑大夫龍居時數請予爲楊氏記之予不讓

崇正書院記

辰州府崇正書院既成太守燮源戴侯敏白于巡撫都憲安城劉公文煥使來請記而自以告語故曰辰與沅陵之學地皆偪隘諸生肄業者無所容茲惟敏責方亟圖之已而得淫祠一所因念吾儒之教謂必絕神姦而人始知爲善也乃毀而新之取其直以成是院有文會之堂有寶經之閣有郡賢之祠擇士之秀者群居而講習焉此崇正所由名也又曰祠凡十

有六楹其所祀首濂溪蓋楚産也明道伊川晦菴則以其或生於黄陂或遊于湖湘楚得從而附焉横渠則以其與四先生並稱理難獨廢南軒則以其嘗學于潭湖湘之遊實因之大都欲學者覩感傚慕而正道由之以興起也於乎世之爲有司者惟俛科聽斷是急而戴侯獨急於風教又特揭崇正之名以昭示衆目端其嚮往豈不賢遠於人哉蓋古人之論學必歸於正其體則所謂正心以脩身也其用則所謂正人之不正也雖其規模節目非一言可得而盡要之在循理遏欲以公滅私而復乎吾性之善人知之則

隨其所處而必有益於時此蓋伊尹之志也人不知則樂之終身而不至失其所守此蓋顔子之學也自孟軻氏既沒惟濂溪以是上接洙泗之統而後諸子繼之其在當時既往往作新學校以成就人材而又著書立言傳之後學欲此道相承而不絶其用心亦勤矣顧世之學者迷溺乎記誦文詞科名功利之習而正路之榛蕪日甚學於是者可不體先之心而各自致其力乎今濂洛關閩之緒論具在誠能探討服行反觀内省由濂溪之說而知事天事親之爲一致由晦菴之說而知尊德性道問學之不可偏由南軒

之說而知爲己者在無所爲而爲平居必以正人自期待自樹立脩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莫不一出於正等而上之將爲大人焉正己而物自正斯於侯崇正之心爲無負矣宏自愧謭陋無能爲役然都憲公與侯之意不可以虛孱也姑誦所聞以復使學者皆知所勵而且以自勵焉

金谿縣儒學尊經閣記

金谿儒學久未有尊經閣有之自知邑事方公信之始公鄞人也以弘治己酉蒞邑治尚嚴肅務鋤獷惡膏枯醒暍用植善良既句歲政舉令脩諸偷屏息夜

户不閉公知民漸裕而力可用也乃禮飾典祠次及館署即徼巡之舍亦必煥然更新而尤拳拳焉興學造士一日進諸生而歎曰閣以尊經在他學皆然獨吾邑缺焉可乎茲非觀美之徒事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教罔不於六經乎載之自古迄今與有君師之責者金華所講達觀所校蘭臺所藏未有不於此乎尊者也況列之學官且設科條曰師曰弟子相與授受童而習之實望其始乎士而終乎聖賢尊主庇民胥此焉本吾於典不可缺者而猶缺焉可乎爰相厥址得文廟之東隅隆因窪蓋鞏用珉堅而閣

於其上中爲三間翼以藏所頒經餘四十尺深與層稱焉經始於辛亥孟秋越明年春季落之升閣而望卓筆綉墩鸕鷀上幕諸峯莫不迴巧露異於軒窗之下而金川洧江二水左右映帶心澄目豁觀者謂山川之秀有茲閣焉斯足以擬之自是賢俊之鍾當倍于前日矣最役程傭凡以萬數其勞與費盖亦甚大也然皆取諸罰鍰民不與擾僅數月而偹觀聿成非公之才之敏能若是乎閣成之明年公去爲御史提學南畿又擢叅山東宣使之議邑士用明經取上第蜚英而騰茂者科不乏材談者往往歸功于茲閣然

久而弗葺且日就于頹修矣矧公之成績亦未有識之者正德甲戌公鄉人黃侯嘉會來為邑長復從而整飭之頃礱石欲永公垂會公之姪子端公署安卿按行茲邑侯因以請焉遂屬庠生毛鳳陳禮蔡淵陳嘉言黃綸俗述公之善政而專使來徵予記夫處劇而辦處脂而潔吏能是足矣至如飾以儒術治以弦歌則必才且賢者乃優為之由俗吏而觀茲閣之建若不足為有無者然意嚮所示譫聽從然吾道若加而崇斯文若增而重貫俗化攸關而不可缺也公不其賢哉公之[illegible]無議矣孰經於此者知所以學而無

以獲還珠之失所謂始于士終聖尊主庇民亦儒生分內事耳若徒拾青紫以階利祿陳車服以侈寵榮非崇閣藏經尊崇啓廸之所望也予既童黃請又慨念端公有渭陽之感乃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公之去邑幾三十年矣而人猶思不忘不近於古之遺愛耶公諱誌信之共字與予皆成化丁未進士嘗佐公建閣及今茲相與襄石者則縣丞鄭熙林文主簿解文相李琳典史王綸何彥芳教諭徐恒陳廷用訓導蔡材林挺顏欽也法得牽聯附書併書之

平浰頭記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渕頭最
大渕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
著仲容之放兵四刼忘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
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最數正德丁丑之
春信豐役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伯安召諸
縣若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那
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
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
而後濟耶若等能為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
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勦請又請重兵權肅軍

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公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横水桶岡盗亦起而視浰爲脉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畨浰凡軍中籌畫多咨之兵偹副使楊君廷宣副使君請汰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辯士黄表周祥諭其黨黄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容聞横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二百人來圖緩我兵且覘我也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遠其歸

途閲月仲容聞桶冈破盜懼爲備盜嚴公使以牛酒餉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仇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仇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撤龍川縻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怒焉趣浰刋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嚮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冈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遣辯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自往

則我公信尒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之乘四下
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
户孟俊僞持一檄經浰巢宣言將拘珂黨賞督集其
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
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縻仲容令官屬以次犒饗明年
正月癸卯朔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
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
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
判徐璣等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
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

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官孫舜洪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壽等從高沙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斅率訓導黃鑾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蕭庾[illegible]標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以搗下浰太巢[illegible]督餘哨會于三浰賊黨自仲容至韻僑已幾[illegible]聞官兵驟入皆驚懼失措乃分兵出禦而先[illegible]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illegible]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illegible]後[illegible]敵[illegible]援俊復以珣等兵從傍

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浰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熟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山曰上下陵曰茅竹湖曰白沙曰白曲潭曰赤塘曰古坑三巳浰日搜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丁洞羊角山曰黄田坳曰岑岡曰塘含岡曰奚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材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城曰空背曰旗嶺曰損岡癸丑破巢凡三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尚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

峻而衷東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崖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阨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來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戒設伏以待乙丑擒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擒之于烏虎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府與分逃餘孽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坳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

酉戰于芀竹湖壬辰戰于北順于和洞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盖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口叫聲稱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名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及祥歷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廒幾永寧遂班師而歸盖戊寅三月丁未也計所擣賊巢三十八所擒斬大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二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幽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

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户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冑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有一危之塗豈習為殺伐之事而貪取攙陷之功以為快哉顧盜之與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薅縱虎狼之強噬而聽孳牧之衰耗此必仁者所不忍為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將之天下傳之後世

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克孽之蕩平以為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　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憲副君之所以贊任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所以成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為備書之以昭示贛人俾其無忘且有考焉

楊公遺愛祠記

故都憲陽城楊公諱繼宗字承芳以成化己酉來守嘉興滿九載而去去且五十年矣郡人之思如一日

其小民皆曰公之德在我我死其遺澤在我子孫我於公固不能忘世更事遠則何以使我子若孫知公之德而不忘也其君子則曰公之報有奉嘗可舉公之傳有金石可託其爲不忘雖百世可也而況於吾之子若孫乎會貴溪徐君來爲郡守歷三載百廢具興范生言等乃以衆志告君君遂度招提之故址取民所樂助之貲庀工從事間又毀淫祠取材以佐之經始於庚辰之三月越九月而功訖有前後之堂有東西之廡有內外之門烹有庖滌有井儲有庫繚以周垣表以華扁於是乎揚公遺愛之祠崇深壯麗足

以慰其民之思矣落之日老稚手香帛具牢醴從君羅拜庭下且喜且悲真若慕其考妣然者公德之入于人心何為深且久如此也衆又以麗牲之石不可虛徐君乃遣言及鄉進士項鍚以州守戴君經所述狀來請予記古稱郡守吏民之本本之治亂而末必從之其所繫不為不重也然常病難乎其人其人不才則餓豺之貪乳虎之酷魚肉其民弗愛焉而民且讐視之孰彼愛哉其人才矣苟不能以誠與才合將樹立之志弗勝其浮沉之念剛大之氣往往為柔道所牵苦掣肘或督初心保名譽或惑冷語欲竭才盡

力以洽其愛于民也固難是民之愛之亦烏能久而不忘耶公之才既傑出而愛民之心又極其誠志操之堅定意氣之豪邁庶幾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嘉興之治守之以至廉而民不知有一毫之擾行之以至公而民不聞有一言之議雖挾尊怙勢與公不合者皆憚公威名忸怩自失不能撓其權以闕其澤久而士民感化奸暴革心訟平賦均風清弊絕嘉禾呈瑞年穀屢登無遠無近莫不傳播公之德政想聞公之風釆上而禁掖亦知公爲清白吏而萋菲之謗莫能中焉非誠其過克臻兹哉夫誠格鬼神及

豚魚且將與天地同久故郡人思公必欲俎豆尸祝以爲公報豈公之威靈能感動其遺黎如此耶在漢始元中詔祠鄉士百辟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延熹之毀群祀惟容之卓茂洛陽之王渙特存而弗絕爲吏之所愛孚于上下固如此若公者載諸秩祀禮亦宜之且可以勸來者獨民思之慰云乎哉予少日即知頌公之賢既忝從史氏後嘗以爲公之樹立視班范所書尤卓卓不可遺也故因徐君之請而特書其大節以見郡人思公之故若公爲政之美則載述備矣徐君名盈字子謙其風節類

公頃歲奉職入覲治行爲天下最郡人惟恐其右擢以行而不能借留以終其愛也吾聞諸輿誦云

南康府新城記

春秋書城築數十傳謂慎土功重民力故雖時必書然虎牢之書特責鄭之不能有蓋據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虎牢鄭邑可以限荊楚制諸侯而鄭之君臣乃忽焉弗爲卒以資敵取侮豈足與論王公設險之義哉南康前瀦彭蠡後擁匡廬控楚引粵爲江右喉襟最要地顧九江置戍声援相及平時城類可綏恬嬉既久芽孽犇伏變起倉猝則保聚罔所恃焉前此北寇南侵浮江奄至守者疏于防遏民苦焚掠迄今尚

心。太守陳侯時雨每慨然念之曰吾朝廷守土吏也守之不固責將誰諉耶乃請于巡撫都御史孫公燧巡按御史屠公僑及分守參議黄君宏楊君學禮分巡僉事師君夔王君崇仁募工伐石築為新城始于戊寅正月至明年五月成其門五潯陽彭蠡建昌匡廬星子也而跨水之閘附焉其環郭箭臺三十二其周丈千其高丈有八其形[illegible]壯備足以保障一方其趾堅厚可永久而無壞侯之功於是大矣侯以正德丁卯由中臺來為守未幾以憂去壬申復來前後在郡九十有餘年嘗再築半垣垣山巔崎嶇萬狀

輙壞于雨易以疊石久而壞于雨者又過半焉及是
乃就緒其志可謂勤矣侯欲後之人知所由始而
畄其終爰走使來徵予記侯持巳莅官老成謹厚政
先惠利務實遠名久益孚于上下故屡興大役民不
怨讟當道皆以罰鍰帑金佐之城事既畢其功之著
于人目殆與山而俱崇澤之洽于人心殆與湖而俱
深又何俟於予之書之耶予獨有感焉使侯不久于
茲郡則雖有志城築亦無由盡其經畫之才使侯如
他吏無愛民之誠則雖才足以有成而亦未必能勞
官事如此其不懈也於是知用世者必在於載與才

合而用人者不必驟遷數易必在於久任以責其成夫然後天下之功可立而天下之民可安矣茲城也陳侯始之使來者皆侯之誠能時而葺之其爲民利庸有既乎此則予之欲言而不容已焉者也侯字如霖弘治癸丑進士治郡多美政屢膺剡薦城特其一事時相侯者同知張君禄通判朱推官某而星子知縣王淵之則尤有勞於督役云

重建九峯書院記

武夷二曲之內故有堂曰詠歸回挹玉女大王鐵板獅子諸巖岫之勝蓋九峯蔡先生之子抗叅知政事文

肅公因祖父藏脩之舊堂而構焉者也自宋迄今三百有餘年遺趾僅存鞠爲茂草先生之十世孫司訓珙嘗慨然有志興復顧其力弗逮也正德癸酉之冬寓書京師以其事懇適臺察張君廷實出按八閩宏以珙意謀之張君曰此崇儒急務也吾其敢辭至則屬建寧道分守少參彭君師舜分巡僉憲胡君文振蔡君成之相與圖之經始于乙亥季冬會巡按胡君士寧繼至謀諸提學副憲姚君英之又助以罰鍰若干越明年丙子八月功乃告訖其中爲堂三間以奉安先生之像傍爲廡各數楹左以延戾止之客而右

以處先生子孫之居守者焉其前爲門門之楣額曰九峯書院詠歸之故於是乎易新矣嗣是以巡按至者若周君文儀則給官田若干畝以佐歲時祭祀之需若沈君文燦則給其門者一人以供朝夕掃除之役時少叅魏君某僉憲蕭君必充及同府姜君夢賓皆協心賛决移縣遵行期于久而弗替而瑛又慮文不足徵無以彰諸君之美見興復之難而示其子孫以保終之訓也乃復即宏而告焉宏竊嘗聞之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托而後傳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載諸虞夏商周之書渾

渾焉灝灝焉噩噩焉蓋尤明著而詳備也慨自夫子
没而微言絶斯道晦蝕遂失其傳我文公朱子訓傳
諸經以逺紹群聖人之統獨書傳晚未及成環眂門
人求可付者乃以屬之先生先生親承師指攷序文
之誤訂諸家之説以發明二帝三王爲治之心洪範
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前人所未及者則其羽翼斯
道之功顧不偉歟今經筵之勸講科舉之取士於書
皆主兹傳而廟廷之從祀爵邑之追封亦可謂隆且
重矣顧講學藏脩之地榛蕪未翦蘋藻未絜墨池筆
塜埋没於荒煙白露之中宜珙之所爲動喟而不能

之故識者往往以從祀爲請況茲生長游歌之地宜尸祝俎豆之不容緩然缺焉未脩豈所謂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則世不復議其固然乎今諸公與侯同德一志汲汲焉舉未備之典可謂不安於流俗而知爲政之先務矣且興革之間昭示好惡所以崇正學闡異教善民俗實於是乎在是即情之發而中乎節者非知道其孰能然哉宏樂其成懼來者莫知其始作之故也於是乎書

井陘縣重脩廟學記

井陘高君紳以

天子命吏來主吾鉛之簿民宜之上官知君之勤慎篤實往往優加禮遇予亦雅重君之爲人與之交久而益孚不厭也一日君過予請記其鄉邑廟學之成予不能辭則問其改作之故若規制之詳君曰學之始建實與廟東西並峙邑之山水若所謂鳳嶺綿河莫不呈奇獻巧於堂所之間游歌之士取科第位顯榮者蓋代有其人焉至正統間遷廟居前而置明倫堂於後自是人才衰耗無復登賢能之書者矣術者謂山川之秀有所蔽虧盡左廟右學以還舊觀紳之友張應魁及二三同志以謀於紳紳復謀於鄉之致

仕二宗李盤及耆民畢宗伊等咸曰茲盛舉也宜速圖之相率捐金三百餘兩庀工從事經始於正德甲戌之秋九月越明年八月而成廟之爲殿爲廡爲門凡二十六間學之爲堂爲齋爲號舍其間如廟之數而加二焉於是山若累而高水若濬而深人之襟抱視聽亦若廓而通之不自知其舒且暢也予嘗考之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諸篇班固以爲形法者舉九州之勢以立城廓室舍蓋詩升虛望楚禮辯方正位之遺意也而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崧高嘗歌詠之豈山川人物形氣流通而靈傑感會理有固然者

乎故諸君改作之舉律以聖人之訓若謂志遠恐泥而不必爲然欲凝成秀異鍾之于人以仰贊國家興學育才之意固事之依乎義而無害焉者也且叔世鮮知好義所謂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孰能捐不訾之費以興此迂緩之役乎以彼較此諸君之賢豈不甚異於流俗哉由此邑之子弟覩高山而興仰止之思臨逝川而知不息之體銳乎進學期乎有成達而用于時焉隨其所至必秉忠持正不愧爲名卿材大夫即隱處于家好脩自重亦思以孝弟忠信美其俗化而不失爲一鄉之善士蓋諸君一念之義即轉移感

人之福固不專恃夫形法家渺茫之說然則改作功顧可泯哉予為特書其事以告夫邑之人而因以勗之

吳氏塘塢祠堂記

吾鉛東吳氏之新祠既成其彥晟介予從子懋和以記請既又率其弟昺暨時暨旦暨其子經從子績來致其叔母詹孺人之意若謂未亡人無祿既嫠且孤且老即死矣幸祠之成可以見吾夫地下然而不得一言以為不朽托吾夫與未亡人之目其將能美瞑乎予聞而悲之曰賢哉孺人不啻於吾邑見之進晟

昆季而問其故乃知茲舉實其叔父常潤翁之志而孺人則代之以有終也翁素慕為善之樂事其兄常達先生甚恭教其子杲與兄之次子旭學皆有成旭以弘治乙卯領薦書而杲乃不幸早卒孺人為公置妾竟無出焉其兄以幼子後之即旦也翁嘗喟然語孺人後雖以旦而禰之卜魚菽之供不可不豫為之所況吾聞君子將營宮室以先宗廟吾父兄蓋嘗有志焉而皆緣循弗果吾與汝勉而成之豈不舉一而得乎青烏子謂塘塢之上可葢且負郭近地也翁卒孺人脫簪珥貿之并貿緣山之田三十畝約劉

給四時之祭既又相山間之林規爲堂若干楹以祠
其所謂四親者而翁及孫人之祔食亦將在是焉祠
之後則欲建書屋五楹翼以旁室以爲晟等子若孫
游學藏脩之所緒未就而翁病不可作矣孫人奉翁
之命葬之玆山而祠及書屋旁室比皆以次基構不
愆于素晟等乃遷其高王父文昇曾王父景諒王父
仕顯考常達及翁之主龕于祠內歲取其田之所入
而俎豆焉翁墓木拱矣其欲爲之志至是卒成而無
憾豈非吳氏一大美事哉昔我文公輯有家之禮實
以祠堂冠諸篇端盖祖考之神靈於是乎萃子孫之

愛敬於是乎生族屬之恩義於是乎篤所以報本追遠開業傳世之大本大端舉於是乎在故古之君子恒汲汲不敢緩焉而其建必於宗子之家其位必於正寢之東蓋經常不易之禮也今塘塢之祠稍從權變以與古殊然而尊祖敬宗穆族之道則與古一可謂權而合中變而不失其正者矣且翁念父兄圖繼其志不以老而忘不以無後而墜焉孝與達異乎流俗而孺人終之晟昆孝贊之具是衆美皆有足言者予故樂道而亟書之以爲吳之來世告且以爲流俗勸也嗚呼九京可作翁亦自慶其祀而不朽也夫

進士題名記

上紀元嘉靖之二年爲歲癸未例當開進士之科禮部如制群天下所貢士試之得其文之中式者李舜臣等四百人三月之望 上臨軒策以治道盖先是所舉有以故而未奉大對者十人亦與焉越二日
上親定甲乙賜姚淶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其餘諸
恩賚皆舉行如制故事必立石題名國學工部以請
詔臣宏爲之記臣惟人君圖治莫大於求賢天佑人君莫大乎以賢遺之故在昔高宗恭默思道則夢帝賚之良弼而傳說出焉霖雨之喻股肱之喻高宗之

望于說者甚勤說於高宗之命抵若對揚亦惟恐弗能仰副旁求之意君臣上下感孚固結而卒以復殷道之隆成中興之治豈偶然哉惟我

聖天子應運而起倬迹商宗宵旰勵精脩政務學蓋欲遠追嘉靖之治惟茲求賢之科循用故典罔有弗飭仰覬淵衷寤寐豪俊豈不庶幾有如說者出乎其間以為中興之良弼耶諸士子當聖作物覩之期秉千載一時之盛舒英奮翹顒然而出以應側席之求亦豈無以古之名臣自期待而下欲其專美於前者耶夫王之進也莫重乎其始故朝廷於士之始進也

亦必重乎其名揚于廷則有鴻臚之傳唱揭諸門則有黃榜之懸布頒之天下則有登科錄之拜行而又勒諸琬琰樹之賢關所以昌其不朽者其勤如是果何爲而然哉蓋欲與是選者顧其名而思所以自重各求無負於吾君無負於所學由是砥礪奮發卓然樹立以爲一代之名臣而有聞於數千百載之後焉耳自國初至於今茲科凡幾開石凡幾立名凡幾題其卓然有立而磊落軒天地者誰與其泯然無聞而與草木俱腐者誰與其爲奸爲佞甘以小人自處者又誰與諸士子指其名論其世好惡之公蓋昭昭乎

其不能掩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有美焉有刺焉有勸焉有懲焉然則可不慎於自重以副國家重士之典以慰中興聖主求賢圖治之心乎臣謹記

陳州脩學記

陳之學創於宋熈寧州守陳襄我
太祖高帝紀元洪武之三年詔天下設學養士當是時劉恭獻守陳乃即故址而脩舉其廢墜焉嗣是屢壞屢葺而殿堂齋廡以次告成葺之者在永樂中守爲曹鐸在景泰中守爲唐銓爲萬宣在成化中守爲戴昕在弘治中守爲倪詰爲白思義迨今踰二十年

向之所葺復日就于頽壞矣嘉靖二年桐廬葉侯淳奉命來領州事廟謁之始周廻瞻顧仰而嘆曰政莫先于興學茲可緩乎於是庀工從事先禮殿講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兩廡三齋次內外諸門次神庫神庖次習射之圃次學官之廨次諸生會食之所藏脩之舍次名宦鄉賢之祠皆更新而撤其故故尊經無閣乃復創而爲之視其基則隘者拓而弘矣視其位則卑者增而崇矣視其材則腐者易而固矣視其規制則昔焉未備者而今蓋罔缺矣其費多出經畫而取諸淫祠之毀者十一其力率以錢募而借於農隙

者不能十二三其月日則始於是年季夏之初而成於季秋之終也予弟寧司訓於陳以書述侯意欲予記既而寧數郭君綱復具事之始末而來遠焉陳庖犧氏故都也其則圖畫卦以爲萬世斯文之鼻祖實於是乎在闕之所尊惟易乃六經之源非學者所當先治者乎𡩋侯之於是學飾壞取諸蠱去故取諸革圖新取諸鼎易撓爲隆取諸大過可謂善於體易者矣雖然亦豈徒飾美觀遁吏責而已耶蓋其敎於是者必如蒙之養正以收作聖之功學於是者必如兌之講習以求麗澤之益由是出而用世者必如泰之

拔茅茹以彙而皆爲君子之朋傾否亨也觀人文以賁飾天下乃侯所以興學待士之本意也若脩己治人之道具在六經爲士者探討服行皆當於是乎致力乎特以陳爲古聖人作易之地故因學之成而輒及之陳士勗哉使人材由此焉倍昔而盛則侯之願遂矣

城闕里記

新築闕里城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爲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爲記闕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爲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

德辛未盜入兖以三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廬殘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于庭汙書于池雖廟宇林墓幸而不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衆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兖謂縣廟必相以守蓋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于朝會科道紀功蔡芸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藩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其何可緩群議既協詔縱

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盈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爲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貲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廻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伉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衍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畫布環列雅足以增宮墻之重漸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爲咎罪故曳夫重閉至公

設險舉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急皆譏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興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閟宮之復泮宮之脩以宗廟學校爲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録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也爲世而下三綱叙正而諸夏又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益警而慎未然之防城築以致尊

崇之意在今日思得而綫此諸臣之議
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
見之功也宏不侫無能爲役幸執事從史氏後於國
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
徒則孫君交司空則李君燧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
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
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爲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
按察使吳君學叅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叅議閔君
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董旭同知
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得書者也

貴州儒學重脩記

學校之設擇秀民群聚其中而以六經之道訓而迪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達政體探化原以成士君子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正朝廷治天下之功而人材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於是乎繫貴治道之最先且急者我

太祖高皇帝得圖之初即詔天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為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於洪武甲戌前禮殿後講堂旁為齋名庶而外表之以門具如法式景泰間御史楊綱副

使李虞嘗因舊而增脩之則又建尊經閣於堂之後育英堂於閣之前翼之幕室以處諸生之講肄者於是乎規制大備而爲國作人之意蓋以廣矣百五十年來此邦之士往往以明經效用齒于內地豈非以上之聲教所及既遠而下之振勵又得其人故耶比者閣日就頹而所謂育英堂者僅存故址御史江君汝器以清戎至見其然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復可以爲非吾之責耶謀於廵撫都御史楊君子山廵按御史劉君器重議既克協遂卜日庀工而從事焉堂暨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三楹今增而六已而

巡按復用僉事趙君淵之議併建神廚及祭器二庫徙泮池祀鄉賢凡位置名物之有關于學者罔有弗飭經始於癸未之冬某月而以甲申之秋某月乃告厥成其材與力皆江君以罰鍰給之而勞費不及於民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鏊實畫議則布政使楊君惟康按察使徐君讃參政鄭君錫文于君湛參議江君玠李君楫副使舒君表僉事楊君董成君凋而都指揮顧侯恩劉侯麒亦皆與焉比者使來請記在易之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蓋興壞相仍亦事物自然之理然常其

壞也茍不更新以飾乎其始丁寧以備乎其終則已壞若不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速壞豈君子振民育德之義哉諸君於茲學協心戮力故為新而又欲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何其勤耶士之藏脩於此者其惟學殖之不可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就正日取遺編而玩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英才自期待由是進而為百執事為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輔義以尊主庇民脫弗遇其時焉猶必使節死義以勉盡乎忠孝夫然後無負於今茲育材報國之意也若徒志拾青紫買櫝而還珠則闈之所尊與堂之所

育豈端使然哉

張氏祠先堂記

石首張氏祠堂成大參東軒公請于宮保蔣見素公公顏以祀先役命其子宮諭崇象徵予為記張石首望族也東軒厥考訥菴府君卜居與學宮相望東軒又於其左別築以居繡山江水襟帶于前馬殺龍蓋諸峯屏峙于後蓋邑之最勝處也顧祠宇未建祀先之禮弗備東軒謂崇象禮營宮室必先宗廟茲可緩乎乃復即其左構屋三楹以奉四代之主厥位南面美輪美奐歲時祭享必用朱氏禮又買田若干畝

以供俎豆及墓祭之需有餘以備賑濟而族人之告急者賴焉夫祭之為義大矣仁人孝子所以致其報本追遠之情實於是乎在故古者自天子至於官師率皆有廟雖其多寡之數隨分不同而宗器之藏神靈之妥固必有一定之所盖以為子孫者歌斯哭斯既有寧居而吾之所自出肅然若見其容愾然若有聞其歎息之聲者恐使其彷徨無依棲棲焉類若敖氏之鬼乎況有祖而後有宗有宗而後有族族之分也漸遠漸疎且有喜不慶憂不弔如途之人者惟統之以宗遡其源而上及於祖水木之念油然而生自

有不能不合焉者矣在易之萃與渙聖人皆以王假有廟繫之盖聚天下之心而合其離渙之勢莫大於立廟已豈可以虛文末務視之耶然自三代而下天下之廟已非古制下逮臣庶固難乎其責備矣何則封建既罷則國家無世臣宗廟既廢則郡邑無世族士大夫起於委巷禮不素習雖欲致其孝享而寢祭簡陋未免僭於庶人亦其勢也且禮教既墜而難復習俗既成而難變唐王珪位至侍中不立私廟至爲執法所糾宋仁宗嘗詔定羣臣廟制公卿中倡而爲之者獨平章事文潞公一人餘無聞焉然則東軒蕭

舉可謂能自振於流俗之中而有志於古人之禮者矣豈不誠賢乎哉予聞張氏世有積德訥菴起天順庚辰進士歷刑曹陟僉蜀臬讞大獄多所開釋撫定寇亂齊民不冤死於兵東軒繼之倅鳳陽均平徭賦賑恤荒饑復楚相故所築溉田之塘為惠甚大其後守南陽擢副晉臬乃参其藩之政所至有遺愛在民

今崇象又方以文學為

天子法從德器凝重可遠可大偉然士林之望非其世澤之深長不能然也茲堂之建上以聚祖考之精神下以序子孫之昭穆既孝且仁引而勿替張氏其

一鄉之世族而且為一代之世臣矣予喜東軒之崇尚禮教可以為搢紳家楷範也於是乎書

新設峽江縣記

臨江所領縣三惟新淦最大環其境將及千里蓋兼古巴丘石陽二縣之地而有之其舊屬二縣者去理所遠皆百里深蹊峻嶺必信宿乃達民負恃險僻習為頑獷賦役之輸供不時井稅戶口至有不登於版籍者豪猾武斷莫敢孰何盜賊縱橫雖追捕甚嚴亦不能戢其為弊也久矣自成化改元以來上自撫巡藩臬郡守縣令下及耆民之更事者往往以分地

設縣爲請中更多故寢而弗行大中丞武陵陳公嘗以大參分守茲郡知設縣之不可已及嘉靖甲申奉璽書有巡撫之托會是邑盜起部落鼓鳴乃與鎮守太監黎公鑑巡按御史秦公鉞陶公儼謀曰是由地廣人稠而統之無法縣之增設可容緩乎以前議申請于朝既得允賜名峽江公乃與巡按御史徐公岱以營建之事屬諸分守大參方公楷少參陸公溥分巡僉憲高公賁亨而又躬親臨蒞相基奠位定成式授之有司峽江蓋郡中一雄鎮也去古巴丘廿二里許其地東俯大江西挹玉笥諸峯最爲壯麗而城隍

之廟巋然尚存遂即鎮築城十里拓巡司故址以為縣治拓驛舍故址以爲學宮又擇其隙地爲堂院爲分司爲府舘九山川社稷邑厲諸壇及倉儲局務陰陽醫學之屬以序畢舉經始於丙戌之秋九月訖功於丁亥之春三月董其役者實郡守錢君琦清江令狄君冲新淦令俞君稷而新喻令董君寅與相其成及邑令朱君篪繼至盖亦有圖終之力焉縣既圖新公謂宜有述以垂久遠復遣邑博李君公達來求予記惟天下之事有弊在於法者有弊在於人者弊在於人則當因地擇人而不可歸罪於法弊在於法則

當因時更法而不可歸罪於人夫先王之法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其大小繁簡各當其可盖鮮有不便於民者也今以一人而統數百里之縣疆域大廣約束爲難山谷桀鷔之民自相雄長不知有朝廷官府因循不治且將如邉鄙溪峒之夷卒以釀亂而胎禍是盖法之不善譬諸琴瑟不調所當改而更張然則分地設縣誠有不容緩者矣顧議者非决久無成功蓋築室道傍欲畫肘掣未有心切民隱而毅然以爲已任者也陳公子視吾民以仁且勇一請不得必再請而後已舉數百年廢墜之典而成於期歲

之問問其材則出諸公帑而民不知其費問其役則取諸僱直而民不知其勞且一時同事諸公罔弗協謀畢力以爲經久之計遂能旋斡渦機移易民俗除一方之患遺百世之安可謂茲役爲無補耶自今而後專意撫字力行教化使馴治之民守條死要相安於田里桴鼓不警而吠尨無聲則存乎其人矣易所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得非公所以謹始慮終之至意耶公名洪謨字宗禹在江西撫處興利惠澤之及人者甚多與後撫治氣特其一事云爾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八 終